

衣服的故事

文／邱七七

這件綠底印著五元鎊幣大小米白色圖形的襯衫，衣齡高達17年，可是我仍將它當新衣服穿，而每穿皆贏得「好看」的稱許，有次S姐更強調它是我襯衣中最漂亮的。

我不習慣也不喜歡被過份恭維，這若不是虛偽那就是含詐；S姐犯下說作藝術的大忌；褒獎了其一貶損了所有，難道我另外的衣服都很難看嗎。

說起這件襯衫，倒有我一段心歷路程。

小女兒大學畢業赴美繼續讀書，這筆學費、生活費以及旅費，在公務員家庭是很大的款項，我在銀行做了兩年零存整付才沒有貸款或舉債。兒女的教育費可以算得出來，算不出來的是父母——尤其是母親，精神和體力上的支出。只拿「便當」來說，孩子們讀書期間，就準備了6千個以上；其他如每天起早睡晚、怕他們累了睡眠不夠，又擔心他們生病，他們受挫受壓時要適時寬慰，放鬆得太厲害時又得適度的管控；來往的朋友同學多了要防交友不慎，過於孤單內向又耽心心理上是否有什麼陰影……；總之，孩子們讀書辛苦，父母——尤其是母親，也不輕鬆。

小女兒出國，我大大的嘆了一口氣，十幾二十年來都在謹小細微中緊緊張張的過日子，此後不再有教育支出，經濟頓覺寬鬆。為慶賀解套，實際上也是犒賞自己，立刻上成衣店一口氣訂製了好些套新裝，僅工資就花了兩萬多元。出手的豪氣，驅散了長久受壓抑與細綁使心態不易平衡，或多或少總有些委屈，此刻錢一撒出去，彷彿撥雲見日般由自我浮現中得到莫大的欣喜，這感覺到今天仍記憶猶新，連帶的使我想起另一件有關衣服的故事。

民國47年春，我由南部北上向台北市報到，加入台北市市民的行列。上班地點在重慶南路武昌街口，結婚後的新家在博愛路底的植物園內，短短一截衡陽路是那時候台北市的精華地段，食品店有伍中行、和興、掬水軒，綢布莊有立大

祥、翔泰；鐘錶行有亨得利，其他有銀樓、茶葉店，熱鬧非凡，是我每天上下班的必經之路。

靠近重慶南路的衡陽路口有一間沒有掛招牌的小店面，店內沒有什麼貨品，只右側的玻璃櫃中高高的懸掛著一件淺褐色鑲咖啡皮領的薄呢長大衣，式樣簡單，卻非常出色，很合我的品味，我進去問過價錢，是我當時一個月的薪資—800元。我並不是一定拿不出800元，但當時我真的不敢用800元來買這件雖然是我非常喜歡的大衣。

我曾問店主為什麼只此一件，他回說是婦女會寄賣的；當我問什麼婦女會時，他又說不是婦女會，是「福泌滙」，因為名字奇特，到現在我還記得。

那件大衣掛到第二年顏色晦暗了，舊多了，卻依然掛著，奇怪的是價錢也依舊；更奇怪的是我竟以800元將它買了下來。

其實台北的冬天未必需要一件長大衣，而我也沒有什麼場合必須一件長大衣來撐場面，於是它一直掛在我的櫃子裡，一共沒有穿三五回。

這一掛，掛到大女兒讀小學四年級了，私立立人小學女生的制服冬天也是一襲短裙，怕她腿冷，即將這件好不容易買來的長大衣，毫不痛惜的請裁縫將它翻一個面改給女兒穿了。為什麼母親一直被歌頌？大概因為母親對兒女永遠是不保留自我，慷慨大方的吧。

故事還沒有完，這件大衣女兒從四年級穿到六年級小學畢業，再傳給住在我們公寓四樓的學妹，她又由四年級穿到六年級，能說當日的800元不值得嗎？

人的一生不斷的與人、事、物交纏，其中有數不清的故事，若一件件、一樁樁，慢慢的來回憶，很可以消磨一些寂寞的黃昏哩。 